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王　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編年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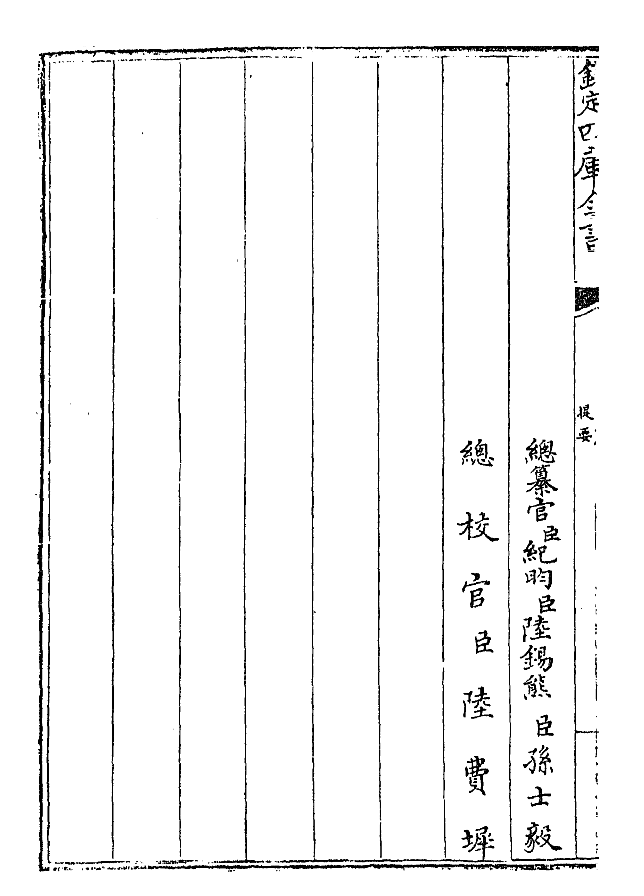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戸部架閣國史實録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為廩學生有與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

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撑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按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識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有元時刊書者所

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為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户之見卷端有朱彞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乾隆四十六年九

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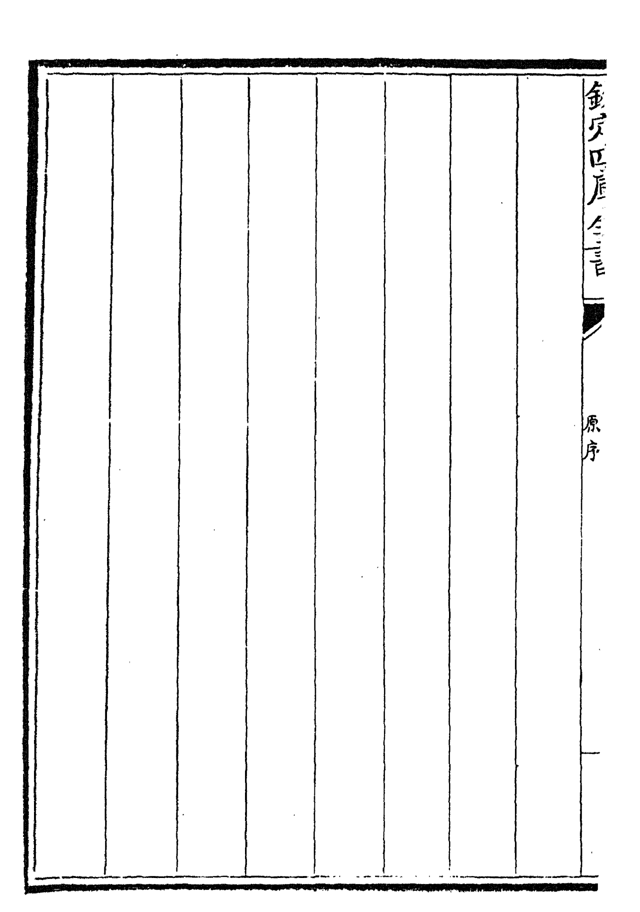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序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小長蘆七十九老人朱彝尊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悦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倖

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僝正尚慮羣臣狃于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懐嘿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曰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眞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

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贓吏録忠義昭智勇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中興大事記曰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于此也則必有以伸于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息于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于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禦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于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

公者其天之所出以禦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
興之業者歟當上即位之初悞國之臣不可用偽命
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
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内用汪黄而自外召綱則高
宗之志主于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
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諒非
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于公久
矣遽為汪黄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

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于熙寧之時徽宗復于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屬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

家之效也

遥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遥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立邢氏為皇后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天下于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以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

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

上曰南仲悮淵聖天下共知朕甞欲手劒擊之命安置
南雄又論主和悮國罪李邦彦及吳敏蔡懋李梲宇文
虛中鄭望之李鄴竄於嶺南望之鄴皆使敵請割地者
中與大事記曰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
為餌李邦彦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
惟以拓地邀功及敵人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
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
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

誤國尤甚于敵人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旣以和誤
淵聖猶以和沮高宗綏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
劒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
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黄潛善汪伯彦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隷于三衙本之樞府樞府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權三衙有握兵之權而無
發兵之權今本復三衙而别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

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制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直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㮚至敵中不食而死孫傅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

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終始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諸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㮚孫傅身為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于敵庭則其死不

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于偽楚為忠夫屈于大而不屈于小不屈于前猶或有益不屈于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　張所言亟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係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

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于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檢鼓院　竄張邦昌于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稅顏博文孫覿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一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葢為臣之罪莫甚于

僭叛莫大于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後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于易姓忍于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于覆國忍于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公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敵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葢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偽

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為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黄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
東北陜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
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不
共戴天今即位已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今但見刑
部指揮不得䚀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陜之蒲解兹非新
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疆土
為偽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

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　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横澤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黄潛善白上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内修政事外攘强敵使國勢日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帝衣各

一襲且致書於尼瑪哈 置賞功司 每縣添武尉一員
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
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為之副大
率自川陜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
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
郡不與馬又別置淩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旉
李綱為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
大赦 罷職田 封吐蕃嘉勒彭後 李綱上三議一曰

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强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于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

之　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　上重北遷龍德宫器玩悉為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内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　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

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

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劾盜益衰

皇叔士㙺復洺州　省冗官　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粮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兩河山水寨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敵人尚熾

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廵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于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懐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廵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強敵令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潜善伯彦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

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宫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　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盖適中原易以號名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

城惡亦不可恃夫驕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京城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潜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幸滎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黄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壕已開浚寨栅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陜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

北一機中原絶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
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
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鄰關陜可以招兵北近京畿
可以進援南逼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
穀粟俟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黄待高宗
以乳嫗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
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
我往敵亦往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

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
届矣
以李綱黄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
光世為左司都統制
綱為上謀以乘輿幸南陽上許之黄潛善與汪伯彦
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于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
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
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　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昌二字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沖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于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

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東京留守宗澤移所居敵使于别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利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陜西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敵使别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

于敵人情欵何如是之厚而于國家計謨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　詔答曰卿彈壓强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河朔之民憤于凌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名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　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乃更為姧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于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

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于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為已任而為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而三定大策乃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潰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于建炎則中原不至于淪没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名于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

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于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強敵横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于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十萬人河外皆敵兵乞權置司陜府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三人所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徹亦上書詆用事者黄潛善汪

伯彥奏論之並坐狂直棄市　詔如淮甸　冬十月上

如揚州　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

及于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政傳亮

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

不與敵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黄而攻李綱不已

何哉使其反攻李之筆而攻汪黄豈不快公議哉善

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

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
而言者獨攻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
言而放于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于綱者亦甚
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有如昔
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
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凡
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
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覿當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

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斥于鄂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横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敵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㮚𢹂權郭京用事綱與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因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刼寨之事人以

為姚平仲講于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置公于何地以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怒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金與傅雱俱留金國　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

十二月置講讀官　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座右　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　以楊時為工部侍郎

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　金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斡里雅布與其弟烏珠自燕山内渡河攻山東羅索與其副薩哈自同州渡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宗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粮可因遣兵保護汴梁以俟大軍北渡敵聞之斷河梁而遁羅索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　尼瑪哈既犯河陽據汜水引軍而來命萬

戶尼楚赫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　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爲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　圍棣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驤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忠皆死之先是重度敵至以書别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陷濰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

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濵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而去又陷潁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棣州乃棄青濰而去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廉恥禮義之化其所以涵

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慾六十年士大夫沈酣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畋𠭥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敵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為睢陽許遠顔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彜不容泯没亦祖宗所以涵養斯文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

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于後故當時無連横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金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珏為吏部侍郎衛膚敏中書舍人　劉觀給事中

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

亂十二月吉州軍亂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幣如收括京城之法掠鄧汝金房四州之民以歸　盜張遇焚眞州尋陷鎮江王淵招降之　山東羣盜蜂起潛善伯彦皆蔽匿不以奏及盜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輙言大臣竄吉州　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允擊却

之　詔后族勿除從官　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潜善伯彦誤國十罪　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撝撝至滑州與金迎敵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大戰敵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即命宣知滑州敵不敢犯其境　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弈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弔橋

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鋭數千助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赴滑鄭遇敵大戰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敵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敵游説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姓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戰試我而反

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　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強敵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二孫甘被顯戮　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于此役知洪州胡直強奏罷之　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

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募振華軍于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為額　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敵部將沙振以衆寡不敵乃害亨伯後諡忠節　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　石濠縣李彥先復陜州即以彥先知州事金人圍陜不克乃攻虢州陷之　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　夏四月罷巡社　金人復陷洺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内絶粮儲並為敵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慈相保久而陷之

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為元帥府都總管潜善伯彥終以為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詔擇日還京 正字馮檝獻書于潜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 宗澤招撫河南羣

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沒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籙宫以備迎奉二帝不報　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聞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制置兩河彦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彦方治軍約日越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　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顧以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強敵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二孫甘被顯戮　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于此役知洪州胡直強奏罷之　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

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募振華軍于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為額　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昌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敵部將沙振以衆寡不敵乃害亨伯後諡忠節　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　石濠縣李彥先復陜州即以彥先知州事金人圍陜不克乃攻虢州陷之　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　夏四月罷巡社　金人復陷洺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内絶粮儲並為敵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慈相保久而陷之

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為元帥府都總管潜善伯彥終以為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詔擇日還京　正字馮檝獻書于潜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　宗澤招撫河南羣

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沒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録宫以備迎奉二帝不報　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闢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軍約日越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中興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于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于外孔明欲出師于外則必任禕允于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生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則必復君父之讎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忠沮蓋汪黄二人既用事于中則宗澤安能措手于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

而北指日成功亦安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馬陵寢在馬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彦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黄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黄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

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黄乳嫗護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于前又不獲伸于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為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兼取　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尼瑪哈㷀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陜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事

單甚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已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降敵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敵遣騎召永

中興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内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于内而後吉甫得以專征于外孔明欲出師于外則必任禕允于内建炎之初綱在内澤在外此正天生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則必復君父之讎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忠沮蓋汪黄二人既用事于中則宗澤安能措手于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

而北指日成功亦安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恤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彦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黄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黄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

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嫗護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于前又不獲伸于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為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無取　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尼瑪哈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事

單其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已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頼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彦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降敵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敵遣騎名永

入尼瑪哈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敵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并其家害之謚勇節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彦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曲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于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虛陷延安　陷濮州守臣

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　宇文虛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眖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張慤薨　許景衡薨　復閩浙市舶官　增諸路役錢

六月建州葉儂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之　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黄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没無一語

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賛上還京云後謚忠簡　名謝克用孫覿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逖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黄相于内宗澤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彦既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頴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為所害　鑄御寶者三一曰皇帝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真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

尼瑪哈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敵欲用之永駡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并其家害之謚勇節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彦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麾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曲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于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虚陷延安 陷濮州守臣

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　宇文虛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眖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張慤薨　許景衡薨　復閩浙市舶官　增諸路役錢六月建州葉儂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之　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黄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没無一語

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　名謝克用孫覿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遜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于内宗澤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彦既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頴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為所害　鑄御寶者三一曰皇帝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真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

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　御史馬伸劾黄潜善汪伯彦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毁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强狠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監濮州酒稅促使上道死于中路天下寃之　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密州獻芝草詔却之　冬十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自東京赴行在上名見彦見潜

善伯彦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掎角破敵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閤門宣賛舍人免對　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漕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經制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榷茶及令漕司買馬朝廷擢開主管川陜茶馬開至成都倣政和都茶場法即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一

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置馬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以黄潜善為左僕射汪伯彦為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黄所不悅繼而綱與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必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黄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間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人因罷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詔百官言事吕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　御史馬伸劾黄潛善汪伯彦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毁法自恣妬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强狠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監濮州酒税促使上道死于中路天下寃之　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密州獻芝草詔却之　冬十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自東京赴行在上名見彦見潛

善伯彦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掎角破敵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閤門宣賛舍人免對　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漕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經制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榷茶及令漕司買馬朝廷擢開主管川陜茶馬開至成都倣政和都茶場法即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一

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置馬蹄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以黄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彦為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巳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黄所不悦繼而綱與潜善同相則必為潜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潜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必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黄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間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人因與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詔百官言事吕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詔羣臣陳備禦策　金陷徐州守臣王復罵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寛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尼雅滿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

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尼雅滿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綯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黄笑而不答至夕奏到敵復攻泗州上大驚　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沈其數舟敵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戍喜將萬人遁　陷揚州守臣黄願遁去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是凡一十六個月

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内侍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詔羣臣陳備禦策　金陷徐州守臣王復罵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寛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尼雅滿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

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尼雅滿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
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綯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黄笑而不答至
夕奏到敵復攻泗州上大驚　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招
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沈其數舟敵以疑兵縻暉自上流
渡城破暉死之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
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遁　陷揚州守臣黄願遁去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是凡一十六個月
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廵惟内侍

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黄鍔至江口軍人以為潜善駡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丞取九廟神主奉以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漲天而帑藏所儲殺掠殆盡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

先世以兵扼江口　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上過吳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大赦惟李綱不赦葢潛善欲罪綱以謝敵也　中丞張激論黃潛善汪伯彦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駡乃除外郡尋宮觀責降　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　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名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于國體

益于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金陷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海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

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尼瑪哈虜其子彦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於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且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回引兵擊敵斬羅索

之子貝勒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
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
議抑其所請不報敵懼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
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
能興監門石贇夜啟關納敵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
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
生降之徽言罵敵不絕聲而死諡忠壯其統領孫昂亦
力戰不屈而死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簽書呂

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黄鍔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駡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丞取九廟神主奉以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漲天而帑藏所儲殺掠殆盡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

光世以兵扼江口　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上過吴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吴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宫　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潛善欲罪綱以謝敵也　中丞張澂論黄潛善汪伯彦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宫觀責降　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　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宫嬪損服御黜宰輔名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于國體

益于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金陷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海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尼瑪哈虜其子彦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於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且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回引兵擊敵斬羅索

之子貝勒先是徽言隂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敵懼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興監門石贇夜啓關納敵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敵不絶聲而死諡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簽書呂

頤浩為江東制置使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怏怏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

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

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

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

苗傅劉正彥叛揭榜于市傳檄諸州畧曰大臣盡出閹

寺士卒皆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

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内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梟淵首于闕下乃分兵搜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議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黄蓋猶呼萬歲上

凭欄呼傅正彦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黄潛善汪伯彦已降黜康履曾擇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擇歸寨未得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

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彦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使時希孟奏曰臣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勒兵伺闕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名履履逃不出再命衛士搜索得于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付苗傅樓下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等請宰相百官議

頣浩為江東制置使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怏怏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叛揭榜于市傳檄諸州畧曰大臣盡出閹寺士卒皆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

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梟淵首于闕下乃分兵搜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議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上

凭欄呼傅正彦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黄潛善汪伯彦已降黜康履曾擇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擇歸寨未得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

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彦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使時希孟奏曰臣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勒兵伺闕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傅兵不退上命吳湛名履履逃不出再命衛士搜索得于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付苗傅樓下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等請宰相百官議

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彦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諤失色諫議鄭瑴叱逵曰是為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

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顔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喻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别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有逆謀太后曰待依

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彦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强敵内侵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爲君敵國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彦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爲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

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刼掠縱火殺人如遵此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

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
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彦不拜曰
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
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
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諤失色諫議鄭瑴叱
逵曰是為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
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
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

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顔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喻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别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有逆謀太后曰待依

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彦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强敵内侵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敵國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彦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

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刼掠縱火殺人如遵此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

詔畢傳正彦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
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宫太后臨朝自是引傳等
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密事亦不疑矣
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
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
從恐别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為明受
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兇之言事定許以從官
除之　以苗傳屬官張逵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

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傅正彦之謀也竄内侍藍珪
高邈張去爲張旦曾擇陳永錫于嶺外　降詔改元
上遷睿聖宫百官朝謁于宫庭名呂頤浩赴行在　以
張浚爲禮部尚書命張俊以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
除諫議大夫鄭瑴爲御史中丞鄭瑴言朝廷差除行遣
多出于統制苗傅劉正彦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
無虚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
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情干預朝

政庶幾與國同體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時二亮嘗以殺人之事頻至都堂鄭瑴常面折之云便宜止可行于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須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是少戢　以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彦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浚復書畧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乗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宫闕至禪位之説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

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
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事非所宜
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歴歴可攷出質則敵
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
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云浚見詆為
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
置乃設辭以安二兇也　　苗傅劉正彦到都堂欲分兵
入衛睿聖宮尚書左丞張瀓以為不可固止之　呂頤

詔畢傳正彥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
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太后臨朝自是引傳等
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密事亦不疑矣
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
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
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為明受
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兇之言事定許以從官
除之　以苗傅屬官張逵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

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傅正彥之謀也竄內侍藍珪高邈張吉為張旦曾擇陳永錫于嶺外　降詔改元
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名呂頤浩赴行在　以張浚為禮部尚書命張俊以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
除諫議大夫鄭瑴為御史中丞鄭瑴言朝廷差除行遣多出于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敕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情干預朝

政庶幾與國同體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時二堯嘗以殺人之事頻至都堂鄭穀常面折之云便宜止可行于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頒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是少戢　以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彥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浚復書畧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至禪位之説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

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事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歷可攷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云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辭以安二兇也　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左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　呂頤

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　張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瑴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　馮轓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同皇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名百官赴睿聖宮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鄭瑴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

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而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
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徹御幄而設緋
幕内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
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無以取法行之于今實逆天道
併降令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内降二天子矣自古未
之有也乞取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
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睿
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　呂

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呂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亮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睿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遜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何時可來相見請勿疑

忠傅等拜謝而出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杞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一皆聽從　四月一日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扈從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

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　張浚不受尚
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瑴正言乞留
吕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　馮轓白勝非
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同
皇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名百官
赴睿聖宫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
君為皇太姪監國鄭瑴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
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

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而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
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徹御幄而設緋
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
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無以取法行之于今實逆天道
併降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
之有也乞取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
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睿
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　呂

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吕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亮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睿聖宫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令朕退外邸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遜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何時可來相見請勿疑

忌傳等拜謝而出　吕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杞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旨聽從　四月一日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扈從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

詔上太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　二日以傅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彦副之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彦為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逵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

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彦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　傅正彦引兵開錢塘湧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彦崇安富民獲苗傅獻世忠送行在詔

誅之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　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官李邴遷左丞鄭瑴遷簽書竄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吴湛于市罷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正二兇之亂也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録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寛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

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　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為右僕射　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　立皇子旉為皇太子至七月旉薨謚元懿年三歲　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于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沮尚存焉　中丞張守言曾行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首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誼

為郎官　五月以張浚為川陜等路宣撫處制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以為不可故有是除

上以張守謟諛豈可置之從班罷中書舍人　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于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尼瑪哈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緦緦然惟冀閤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

詔上太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　二日以傅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彦副之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彦為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逵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
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彦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　傅正彦引兵開錢塘湧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彦崇安富民獲苗傅獻世忠送行在詔

誅之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　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官李邴遷左丞鄭瑴遷簽書竄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吳湛于市罷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正二兇之亂也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録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寛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

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　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為右僕射　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　立皇子旉為皇太子至七月薨謚元懿年三歲　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于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沮尚存焉　中丞張守言曾行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首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誼

為郎官　五月以張浚為川陜等路宣撫處制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以為不可故有是除

上以張守諂諛豈可置之從班罷中書舍人　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于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尼瑪哈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緦緦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巳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

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改鑄虎符　程
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　置江州路安撫制置
使　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
下詔求言　罷王安石配饗　罷賞功司　録忠義後
下罪已詔　袁植罷司諫　以吕祉為右正言　金
人陷磁州守將藸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
南京執守臣康佐又陷沂州　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
功加兩鎮節度　王庭秀論吕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

史知筠州　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　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　鄭瑴薨上大悼之　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諫院勿隷後省　誅范瓊初金侵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

轉入江西至是名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名瓊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先世忠撫其衆頃刻而定　崔縱使金議和　張浚發行在宣撫川陜　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宮　以上官悟權京城留守　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于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　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胡寅上疏請絶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強敵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令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時

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改鑄虎符　翟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　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　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下詔求言　罷王安石配饗　罷賞功司　録忠義後下罪已詔　衷植罷司諫　以呂祉爲右正言　金人陷磁州守將藺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康佐又陷沂州　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　王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

史知筠州　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　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　鄭瑴薨上大悼之　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諫院勿隷後省　誅范瓊初金侵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

轉入江西至是名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

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名瓊至都堂曰有勅將

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先世出撫

其衆頃刻而定　崔縱使金議和　張浚發行在宣撫

川陝　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宫　以上官悟權京城

留守　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于是命諸

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　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

充為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胡寅上疏請絶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強敵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令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時

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張邵使金　賊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叛復陷舒州　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　金羅索陷永興軍帥臣郭琰遁　以趙鼎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陳昌寓敗之　上至臨安詔如浙東　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　金分兩道侵江一自滁和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為軍陷真州又一自蘄黃犯江西陷黃州自黃州渡

江劉光世陷江州臨州洪州吉州撫州袁州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　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　張浚至秦州置司府制五路　盜戚方

犯鎮江四年降　上自明州航海吕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　金人陷杭州越州　張俊敗敵于明州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　烏珠再犯明州張俊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烏珠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陜州李彦仙巷

戰而死彥仙守陜州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程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子諲遁王暕劉价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　詔近臣條備禦策

金侵邠州　金薩拉噶及哈富等侵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乃引去　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没矣　上舟次台州松門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

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張邵使金　賊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叛復陷舒州　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　金羅索陷永興軍帥臣郭琰遁　以趙鼎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陳昌寓敗之　上至臨安詔如浙東　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　金分兩道侵江一自滁和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為軍陷真州又一自蘄黄犯江西陷黄州自黄州渡

江劉光世陷江州臨州洪州吉州撫州袁州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　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　張浚至秦州置司府制五路　盜戚方

犯鎮江四年降　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　金人陷杭州越州　張俊敗敵于明州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　烏珠再犯明州張俊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烏珠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陜州李彥仙巷

戰而死彦仙守陝州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程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子諲遁王㬢劉价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　詔近臣條備禦策

金侵郊州　金薩拉噶及哈富等侵郊州張浚遣曲端拒之乃引去　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没矣　上舟次台州松門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

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陜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　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　烏珠自越州執李業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鑒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　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　桒份為戶部尚

書　張俊帥師入衛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
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　大赦　夏四月上次明州
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敵歸烏珠遣人約
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勝無如金山龍王廟者
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
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趣龍
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
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云即烏珠也

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壻封為龍虎大王者舟十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許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太乙趨淮東以為烏珠聲援時世忠與烏珠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鍜鍊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烏珠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宫復舊

疆土足相全也烏珠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赴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烏珠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絶岳飛以所部邀擊勝

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陜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　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　烏珠自越州執李業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鼇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　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　葉份為戸部尚

書　張俊帥師入衛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
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　大赦　夏四月上次明州
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敵歸烏珠遣人約
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勝無如金山龍王廟者
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
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
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
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云即烏珠也

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壻封為龍虎大王者舟十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許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太乙趨淮東以為烏珠聲援時世忠與烏珠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鍊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烏珠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宫復舊

疆土足相全也烏珠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赴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烏珠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絶岳飛以所部邀擊勝

淳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遂乘勝而前　冬十月浚至邠州召劉錫等議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檛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黄榜放諸軍罪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

率帳下退保秦州　浚以張忄向權環慶路經略使或言劉子羽諭忄向令陰圖環慶諸將忄向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附于夏國

金陷秦州隨州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　吳玠自鳳翔走保

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衆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秦鳳路經略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川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為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陷敵不可以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　秦檜從二帝北行及達蘭南侵以檜為參謀軍事以催錢粮為名挈家泛小舟渡漣水軍

檜自言欲赴行在且云殺金人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請和且乞上致書于達蘭以求好上謂輔臣曰檜樸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為禮部尚書　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絹額　金人册劉豫為皇帝國偽號大齊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

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金大收客戶拘殺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　大赦改元復制科　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恐之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　分荆湖為東西路　録趙普後封安定郡王　二月己卯日中有黒子詔近臣

條陳時務　置祕書省尋名范同等試館職　二月詔募兵耕閒田　張俊復蘄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于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罷免行錢　金人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趨益昌金陷堦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度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于是盡失陜西地但餘堦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浚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編年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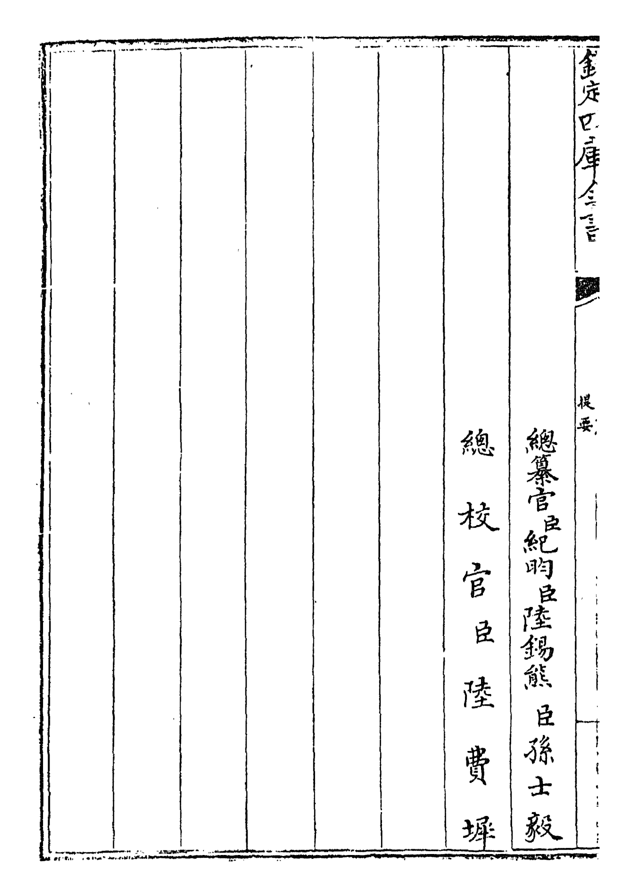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戸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為庠學生有與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

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撑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按舊本目録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識三復校正一新刋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有元時刋書者所

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為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户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殆不誣云乾隆四十六年九

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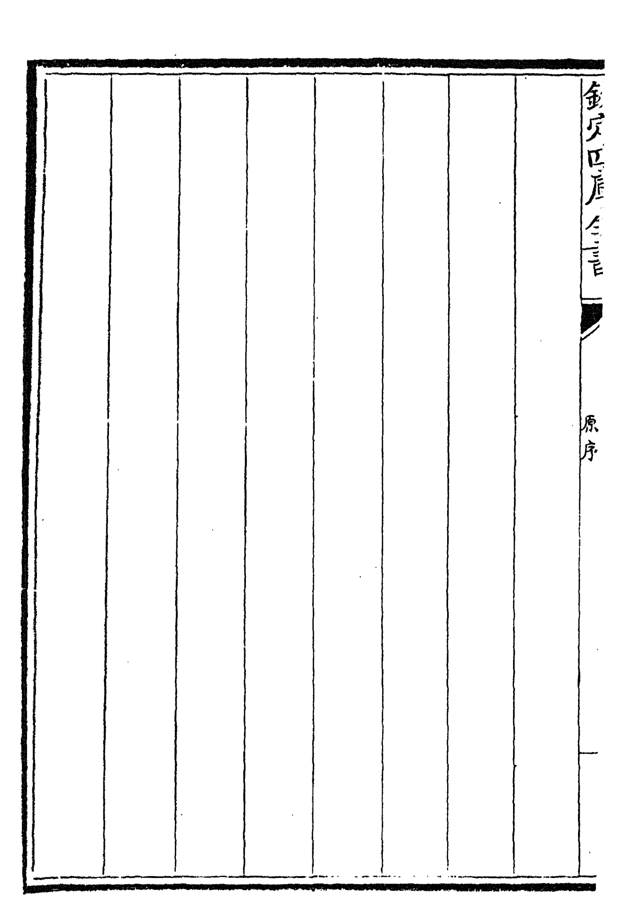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序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褱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小長蘆七十九老人朱彞尊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求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

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儩正尚慮羣臣狃于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嘿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曰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

以内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獘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獘政赦盜賊治贓吏録忠義昭智勇

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黄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黄自謂有攀附之勞虗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名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中興大事記曰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于此也則必有以伸于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息于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于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禦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于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

公者其天之所出以禦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歟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内用汪黄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于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于公久矣遽為汪黄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

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爲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于熙寧之時徽宗復于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屬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

家之效也

遥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遥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

立邢氏為皇后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天下于是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

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以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

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

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

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處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

上曰南仲悞淵聖天下共知朕甞欲手劒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悞國罪李邦彦及吴敏蔡懋李棁宇文虚中鄭望之李鄴竄於嶺南望之鄴皆使敵請割地者中興大事記曰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餌李邦彦吴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敵人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

誤國尤甚于敵人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
淵聖猶以和沮高宗綏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
劍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為汪黄所誤之時也觀此則
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黄潛善汪伯彦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隷于三衙本之樞府樞府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權三衙有握兵之權而無
發兵之權今本復三衙而别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

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制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直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㮚至敵中不食而死孫傅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

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終始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諸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晣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㮚孫傅身為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于敵庭則其死不

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于偽楚為忠夫屈于大而不屈于小不屈于前猶或有益不屈于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　張所言亟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係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

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于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檢鼓院　竄張邦昌于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維顏博文孫覿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一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于

僭叛莫大于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
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後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
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于易姓忍于負宗
社王時雍之徒忍于覆國忍于事異姓苟可以謀身
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
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
行而公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敵犯維揚
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偽

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為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黄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陜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不共戴天今即位已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今但見刑部指揮不得𠪨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陜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疆土為偽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

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　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横澤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黄潛善白上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内修政事外攘强敵使國勢日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葢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帝衣各

一襲且致書於尼瑪哈置賞功司　每縣添武尉一員
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
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為之副大
率自川陜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
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
郡不與焉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旉
李綱為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
大赦　罷職田　封吐蕃嘉勒彭後　李綱上三議一曰

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陜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頒于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

之　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　上重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　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

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

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効盜益衰

皇叔士培復洺州　省冗官　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

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

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

應在京屯兵聚粮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

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兩河山水寨

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敵人尚熾

羣盜方興凢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廵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于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懐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廵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強敵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彦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

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湏之兩京　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寖適中原易以號名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

城惡亦不可恃夫驕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京城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潜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幸滎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黄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况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壕已開浚寨栅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

北一機中原絶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陜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逼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轂粟俟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黄待高宗以乱嫗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敵亦往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

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届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為左司都統制

綱為上謀以乘輿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于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　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昌二字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于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

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東京留守宗澤移所居敵使于别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利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西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敵使别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

于敵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于國家計謨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　詔答曰卿彈壓强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河朔之民憤于凌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名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　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乃更為奸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于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

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于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為巳任而為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而三定大策乃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潰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于建炎則中原不至于淪没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名于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巳

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于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强敵横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䟽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于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十萬人河外皆敵兵乞權置司陜府潜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潜善力沮三人所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潜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陳東上疏詆潜善伯彦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徹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潜善汪

伯彦奏論之並坐狂直棄市　詔如淮甸　冬十月上如揚州　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及于易詔令以庇翁彦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政傅亮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敵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黄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反攻李之筆而攻汪黄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

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放于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于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眞而不核實有如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凡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覿常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

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斥于鄂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横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敵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㮚擅權鄆京用事綱與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因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刼寨之事人以

為姚平仲講于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
謂綱之用心欲置公于何地以激怒為不貸之罪此
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
國之罪以怒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綱
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金與傅雱俱留金國　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
十二月置講讀官　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
座右　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　以楊時為工部侍郎

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　金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斡里雅布與其弟烏珠自燕山内渡河攻山東羅索與其副薩哈自同州渡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宗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粮可因遣兵保護汴梁以竢大軍北渡敵聞之斷河梁而遁羅索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　尼瑪哈既犯河陽據汜水引軍而來命萬

戶尼楚赫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　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為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　圍棣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驤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忠皆死之先是重度敵至以書別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陷濰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

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濵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而去又陷潁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金人攻掠陜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棣州乃棄青濰而去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廉恥禮義之化其所以涵

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
理窮慾六十年士大夫沈酣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
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賊敵迎降而皆
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敵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
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為睢陽許遠顏真卿者不
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彛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
斯文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
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

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于後故當時無連横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金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珏為吏部侍郎衛膚敏中書舍人　劉觀給事中

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

亂十二月吉州軍亂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幣如收括京城之法掠鄧汝金房四州之民以歸　盜張遇焚眞州尋陷鎮江王淵招降之　山東羣盜蜂起潛善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盜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内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輙言大臣竄吉州　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允擊却

之詔后族勿除從官　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彦誤國十罪　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撝至滑州與金迎敵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大戰敵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即命宣知滑州敵不敢犯其境　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弔橋

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

時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鋭數

千助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又遣部將李景良

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赴滑鄭遇敵大戰而敗中立死之

郭俊民降敵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金將

史姓者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

鬼今乃為敵游説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姓曰

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戰試我而反

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　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強敵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二孫甘被顯戮　翁彥國為經制使藉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于此役知洪州胡直強奏罷之　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

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　慕振華軍于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為額　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敵部將沙振以衆寡不敵乃害亨伯後謚忠節　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　石濠縣李彥先復陝州即以彥先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虢州陷之　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　夏四月罷巡社　金人復陷洺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絶粮儲並爲敵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慈相保久而陷之

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爲元帥府都總管潛善伯彥終以爲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　五月詔擇日還京　正字馮檝獻書于潛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　宗澤招撫河南羣

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没角牛楊進等衆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迎奉二帝不報　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聞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制置兩河彦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彦方治軍約日越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中興大事記自古未有内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于内而後吉甫得以專征于外孔明欲出師于外則必任禕允于内建炎之初綱在内澤在外此正天生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則必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忠沮蓋汪黄二人既用事于中則宗澤安能措手于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

而北指日成功亦安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恤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黄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黄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

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黄乳嫗護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于前又不獲伸于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爲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兼取　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尼瑪哈獘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陜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事

單其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巳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　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彦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降敵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敵遣騎召永

入尼瑪哈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敵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并其家害之謚勇節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彦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麗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曲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于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虚陷延安　陷濮州守臣

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徳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　宇文虚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䀹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虚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虚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張慤薨　許景衡薨　復閩浙市舶官　增諸路役錢　六月建州葉儂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之　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黄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

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　名謝克用孫靚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遜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黄相于內宗澤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判官宗頴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為所害　鑄御寶者三一曰皇帝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眞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

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　御史馬伸劾黄潜善汪伯彦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强狠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伸言事不實責監濮州酒税促使上道死于中路天下寃之　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密州獻芝草詔却之　冬十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自東京赴行在上名見彦見潜

善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敵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閤門宣賛舍人免對　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漕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經制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榷茶及令漕司買馬朝廷擢開主管川陜茶馬開至成都倣政和都茶場法即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一

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龔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以黄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巳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黄所不悦繼而綱與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變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必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黄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間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人因崋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詔百官言事吕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詔羣臣陳備禦策　金陷徐州守臣王復罵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寛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尼雅滿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

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尼雅滿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

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綸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黄笑而不答至

夕奏到敵　復攻泗州上大驚　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招

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沈其數舟敵以疑兵縻暉自上流

渡城破暉死之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

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遁　陷揚州守臣黄願遁去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是凡一十六個月

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胄乘馬南巡惟内侍

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黄鍔至江口軍人以為潜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丞取九廟神主奉以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漲天而帑藏所儲殺掠殆盡　吕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

先世以兵扼江口　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上過吴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吴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宫　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潛善欲罪綱以謝敵也　中丞張澂論黄潛善汪伯彦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宫觀責降　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　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宫嬪損服御黜宰輔名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于國體

益于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金陷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海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徳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尼瑪哈虜其子彦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於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且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回引兵擊敵斬羅索

之子貝勒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敵懼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盡士困餓不能興監門石贇夜啟關納敵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敵不絕聲而死諡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簽書呂

頤浩為江東制置使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快快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秉有敵難遂圖不軌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叛揭榜于市傅檄諸州畧曰大臣盡出閹寺士卒皆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夭其以予

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梟淵首于闕下乃分兵捜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刃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議鄭瑴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黄蓋猶呼萬歲上

凭欄呼傅正彦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黄潛善汪伯彦已降黜康履曾擇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傅曰若不斬康履曾擇歸寨未得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

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彦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使時希孟奏曰臣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勒兵伺闕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名履履逃不出再命衛士搜索得于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付苗傅樓下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傳等歸寨傅等請宰相百官議

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諫議鄭瑴叱逵曰是為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禀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

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喻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别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定豈有逆謀太后曰待依

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彦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強敵内侵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敵國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彦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

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
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
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
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
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
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
無肆刼掠縱火殺人如遵此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
曰諾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

詔畢傳正彥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
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太后臨朝自是引傳等
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密事亦不疑矣
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蹕建康又趣遣使及改年號
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
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為明受
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兇之言事定許以從官
除之　以苗傳屬官張逵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

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傅正彦之謀也竄内侍藍珪高邈張吉為張旦曾擇陳永錫于嶺外　降詔改元
上遷睿聖宫百官朝謁于宫庭名吕頤浩赴行在　以張浚為禮部尚書命張俊以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
除諫議大夫鄭瑴為御史中丞鄭瑴言朝廷差除行遣多出于統制苗傅劉正彦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
無虚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情干預朝

政庶幾與國同體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時二亮嘗以殺人之事頻至都堂鄭瑴常面折之云便宜止可行于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頒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是少戢　以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彦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浚復書畧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至禪位之説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

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事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歷可攷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云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辭以安二兇也　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左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　呂頤

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　張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瑴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俊兵遂止　馮轓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同皇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名百官赴睿聖宮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鄭瑴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

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而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徹御幄而設緋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無以取法行之于今實逆天道併降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乞取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　呂

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呂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亮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睿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遜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何時可來相見請勿疑

忠傅等拜謝而出　吕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祀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彦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　四月一日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扈從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

詔上太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　二日以傅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彦副之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彦為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逵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

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彦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　傅正彦引兵開錢塘湧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彦崇安富民獲苗傅獻世忠送行在詔

誅之　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　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等官李邴遷左丞鄭瑴遷簽書寵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吳湛于市罷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正二兇之亂也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録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

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　朱勝非求去以吕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為右僕射　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邮其家　立皇子旉為皇太子至七月薨謚元懿年三歲　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于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沮尚存焉　中丞張守言曾行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首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誼

為郎官　五月以張浚為川陜等路宣撫處制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以為不可故有是除

上以張守謟諛豈可置之從班罷中書舍人　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于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尼瑪哈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

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改鑄虎符　翟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　置江州路安撫制置使　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下詔求言　罷王安石配饗　罷賞功司　録忠義後下罪已詔　袁植罷司諫　以吕祉為右正言　金人陷磁州守將蕪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康佐又陷沂州　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　王庭秀論吕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

史知筠州　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

西去遷禮部侍郎　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

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

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

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胡舜陟請自守

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　鄭瑴薨上大悼

之　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諫

院勿隸後省　誅范瓊初金侵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

轉入江西至是名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

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名瓊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先世出撫其衆頃刻而定 崔縱使金議和 張浚發行在宣撫川陜 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宫 以上官悟權京城留守 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于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 以吕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胡寅上疏請絶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強敵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令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時

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張邵使金　賊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叛復陷舒州　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　金羅索陷永興軍帥臣郭琰遁　以趙鼎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陳昌寓敗之　上至臨安詔如浙東　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　金分兩道侵江一自滁和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為軍陷真州又一自蘄黄犯江西陷黄州自黄州渡

江劉光世陷江州臨州洪州吉州撫州袁州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絶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　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　張浚至秦州置司府制五路　盜戚方

犯鎮江四年降　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　金人陷杭州越州　張俊敗敵于明州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　烏珠再犯明州張俊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烏珠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陝州李彥仙

戰而死彥仙守陜州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程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子諲遁王暕劉价趙聿之死之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　詔近臣條備禦策

金侵邠州　金薩拉噶及哈富等侵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乃引去　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上舟次台州松門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

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陜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　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　烏珠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岍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曏死之至平江宣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　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　葉份為戶部尚

書　張俊帥師入衛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
迎隆祐皇太后于處州　大赦　夏四月上次明州
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敵歸烏珠遣人約
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勝無如金山龍王廟者
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
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趣龍
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
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脱詰二人云即烏珠也

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壻封為龍虎大
王者舟十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
忠不許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太乙趨
淮東以為烏珠聲援時世忠與烏珠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
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鍊相連為長綆
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
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
不得濟烏珠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宮復舊

疆土足相全也烏珠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赴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霽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烏珠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絶岳飛以所部邀擊勝

之烏珠自六合歸屯于楚州至九里徑趙立又大敗之烏珠既屯六合縣欲自河引舟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烏珠患之達蘭來見烏珠欲會兵攻楚州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與金人戰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遇害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陷承州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皐邀擊于宋村敗之　五月以范宗尹為右僕射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吕頥浩

免　范宗尹乞將京畿東西河北淮南並分為鎮置鎮撫使　詔三省密院同班奏事輪修時政記　壬子夜赤氣亘天　三省言沿江宜分三路置安撫大使于鄂州江州池州置司　六月復命宰相兼樞密罷御營司三省具冒賞名色十八項詔令後並不許收使　秋七月復郢昌府趙哲復鄜州　呂頤浩為建康大帥八月隆祐太后至自虔州　九月皇太后鄭氏崩　嚴贓吏法　金犯揚州靳賽敗之　以王林知承州　金

人攻楚州師臣趙立走入詣朝廷告急上命劉光世往援之東海王彦先首以兵至淮河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畏敵騎衆不敢前岳飛雖能為援而亦衆寡不敵彦先中砲死而城陷　吳玠復永興軍敵大懼調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陜州與羅索等合而浚合兵四十萬約日與金戰　上以金方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虚時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畧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名

熙河經畧使劉錫秦鳳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為統帥吴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鋭當先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獘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敵羅索曰彼紿我也羅索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

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遂乘勝而前　冬十月浚至邠州召劉錫等議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檛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黄榜赦諸軍罪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脱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

率帳下退保秦州　浚以張愐權環慶路經略使或言
劉子羽諭愐令陰圖環慶諸將愐納其言斬統領官喬
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附于夏國
金陷秦州隨州　浚聞金人入徳順軍乃移司興州
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
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
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
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　吳玠自鳳翔走保

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衆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秦鳳路經略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川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為江淮之聲援而關陜陷敵不可以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　秦檜從二帝北行及達蘭南侵以檜為衆謀軍事以催錢粮為名挈家泛小舟渡漣水軍

檜自言欲赴行在且云殺金人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請和且乞上致書于達蘭以求好上謂輔臣曰檜樸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為禮部尚書　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絹額　金人册劉豫為皇帝國僞號大齊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 大赦改元復制科 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惡之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 分荆湖為東西路 録趙普後封安定郡王 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

條陳時務 置祕書省尋名范同等試館職 二月詔募兵耕閒田 張俊復蘄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于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罷免行錢 金人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趨益昌金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度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于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浚

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勲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金大收客户拘殺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